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九



簡寄下

律詩五十二首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洙曰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

洙曰河尹河南尹也孔融公自比也見本題下注詩○趙曰見

問者河南南尹也故得以孔融為比蓋李膺為河南尹而孔融造門為上客也

青囊仍隱逸

洙曰郭璞授業

於鄭公以青囊九書與之遂開洞五行後門人切青囊未及讀為火焚之

章甫尚西東

洙曰章甫冠也孔子

魯冠章甫之冠長於宋故衣縫披之衣章甫儒冠

鼎食為門戶

洙曰列鼎而食門戶屬也○趙曰以言河尹

詞場繼國風

洙曰詩之國風○趙曰以言河尹之能詩

尊榮瞻地絕

洙曰

望崇重踈放憶途窮

洙曰阮籍詩途窮能無慟○趙曰踈放公自謂也憶途窮則又言河南憶問之也

濁酒尋陶令

洙曰王弘九月九日送酒與陶潛得之便飲而歸○趙曰陶淵明也常曰偶有名酒無日不

傾丹砂訪葛洪

洙曰事見為農詩不得問丹砂注○趙曰初心於遐年故訪葛洪洪嘗於帝乞為匄漏令

以出丹砂而就之江湖漂短褐

洙曰短當作祖淮南子霜雪函集祖布襦褐胡葛切短衣

霜雪滿飛蓬

洙曰詩首如飛蓬○定功曰班叔皮王命論注短褐麗衣也蓋公此詩作

於潭州適當冬時述其羈旅流落之狀上句言短褐為髮為霜雪所滿牢落乾

坤大

蘇曰余絳失意雲霄羈思牢落歸栖无巢始知乾坤之大周流道術空

牢落雖挾道術竟於周流之際成空而无用謬慙知薊子

鄭曰薊居例切○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

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真法笑揚雄

洙曰揚子解嘲曰子

西以鷗鳥而笑鳳凰子徒嘆我玄之尚白吾亦嘆子之病甚不遭

吏跼而鵠悲夫○趙曰揚雄著太玄人皆笑之至以為可覆覆晉既

盤錯神明懼

洙曰震謂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知利器○趙曰以言韋尹為政之能謳歌德

義豐

趙曰如鄭歌子產漢歌岑君是也尸鄉餘土室難說

洙曰一祝雞

翁洙曰後漢地理志偃師有尸鄉列仙傳祝谿翁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鄭曰列仙傳祝雞公洛陽人○師曰甫以孔融自比客來傳說韋尹詣甫動靜如何甫尚隱居蹤跡无定不若韋列鼎而食猶善詩章故云繼國風踈

放甫自謂也甫既不仕惟以濁酒適懷丹砂自養任短褐漂泊雪  
浦白頭牢落無所成就之義乾坤雖大若無所容身道術空言無  
道術也前子比韋尹漸見知於韋真法笑揚雄甫以貧寒為時訕  
笑有若雄為當世所嘲也盤錯言事繁劇韋善决斷人畏其政若  
神明况雞翁  
甫以自比

###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得歸茅屋赴成都洙曰潘安仁秋興賦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真洙曰一作直為

文翁再剖符洙曰謂嚴鄭公再鎮成都也文翁見李劍州詩注剖符分符也漢制符皆有合契當給符者止給其

半京師半留一但使問閭還揖讓洙曰循吏傳孝宣與於問閭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

敢論松竹久荒蕪洙曰陶淵明云田園將蕪胡不歸又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趙曰兩句通義公之

心在愛人不私一已矣魚知丙穴猶來美洙曰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劉淵林注曰丙穴在

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任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鱸魚○師曰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

月入水泉懸注魚自穴下遠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又酉陽雜俎曰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是温神農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

令人肥健俛憚此乳穴中小魚常食浮水酒憶郫筒不用酤

所以益人子美稱丙穴魚美其以此款

鄭曰郫竇弥反○洙曰成都記曰郫縣因水得名蜀王杜宇所都

華陽風俗錄曰郫人郫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焦

葉信宿馨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為郫筒酒也○修可曰

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今如此非傾釀於筒候其

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一石為棊子郫筒當酒壺則郫筒為

盛酒器可知矣○蘇曰山濤治蜀之郫城用均管醱醱釀作酒淡

旬方開香聞百步故蜀人傳其法效之五馬舊曾諳小徑蘇

○趙曰言酒不須沽而從嚴公飲耳

古今風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馬續鞍金勒出即韉之故永嘉有五馬坊焉幾回書札待潛

夫洙曰五馬見錢蕭遂州詩注潛夫見偶題謾作潛夫論注○趙曰言嚴公昔曾枉駕之熟今有書札來相待其歸矣後僕

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詠曰潛夫甫自比

處處青江帶白蘋洙曰清江春流也白蘋水草也左傳蘋蘩蘊藻之菜是也○趙曰尔雅萍之大者曰

蘋故園猶得見殘春趙曰故園指成都也雪山片候無兵馬洙

雪山蜀之西山也無兵馬罷三城成也○天齋曰無兵馬言靖亂也錦里逢迎有主人洙曰

成都

記錦里城呼為錦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故也公與嚴故德故有主人之說。蘇曰王褒歸蜀講人曰逢迎有賢主人吾當掛冠授老為林下散人耳。秦

**比鄰** 鄭曰比頻脂切。蘇曰魏陸勛居櫟陽性淡正素嘗見童驅鵝鴨出四頃之曰不曾使惱比鄰立町客伏其清謹。趙曰公於嚴公有故舊之好而能如此則公之厚德與夫慎重可見矣比隣者比近之鄰也。

**習池未覺風流** 南將軍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主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士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戲游多池上飲輒醉名之曰高陽池。師曰武每訪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習池之遊。

**盡况復荆州賞更新** 洙曰晉山簡字季倫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主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士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戲游多池上飲輒醉名之曰高陽池。師曰武每訪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習池之遊。

**竹寒沙碧浣花溪** 洙曰梁益記浣水出渝江居人多造綵棧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為崔寧宅捨為寺

**刺藤梢咫尺迷** 趙曰公離草堂之久宜其荒荒矣

**過客徑** 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 鄭曰解佳買切曉也。書籤

**藥裹封蛛網** 洙曰沈休文網虫垂戶織蜘蛛網也。鄭曰籤千廉切驗也。

**野店山橋送** 馬蹄 趙曰言橋与店空送馬蹄於道中 肯藉荒庭春草色 洙曰一云新月色天台賦藉

**先判一飲醉如泥** 鄭曰判普官切。洙曰後漢周澤字穉都為太常清絮循行尺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疾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子犯齋禁遂收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一歲三百六十一日三百五十九日一日不齋醉如泥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 洙曰七發云高百尺而无枝魯連子東方有松縱高千仞无枝也。趙曰公指言所種四松故欄之新松

**惡竹應** 須斬萬竿 洙曰去其惡者留其善者洗竹也 生理祗憑黃閣老 洙曰黃閣閣老詩注。趙曰言

**衰顏欲付紫金丹** 洙曰神仙有金丸可以延年却老。甫生計皆仰于嚴也

**死** 沈曰丹陽抱陽山人大藥證曰煉鉛為粉化綠為塵自然伏火去鉛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再入神室更養火六十日成紫金火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變髓疑骨自然不死

**二年奔走空皮骨** 蘇曰王前二年奔走邊鄙老夫

但存皮骨誰敢有勞土事信有人間行路難洙曰言為憂患所迫而

錦宮城西生事微洙曰宮一作館。師曰言土田薄有也。烏皮几在還思

歸洙曰以烏皮裹几也。趙曰謝眺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无施未句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昔

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隣人非洙曰恐經亂離而八物改變。側身

天地更懷古洙曰側身言无所容也。蘇曰張融側身俯仰天地間懷古弟今轉增悽惻。回首風

塵甘息機洙曰息忘也。馬援回首往事甘自息。師曰甘息機言甫默奔走也。共說總戎雲

鳥陣洙曰元帥也。雲鳥陣名如鵝鵠之類是也。夢符曰右按唐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官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結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趙曰惣戎以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田曰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无窮者也。不妨遊子芟荷衣洙曰移文焚芟製裂衣荷衣。師曰欲參軍謀不妨吾逸態而衣芟荷之衣也。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跡忝朝廷舊洙曰公仕三朝。情依節制尊

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洙曰見寧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鄭曰重直隴切厚也。洙曰時武再

常怪偏裨終日待洙曰偏裨諸將校也。光武令鄧禹自選偏裨以下。不知旌節

隔年回洙曰旌節麾幢也。揚國忠兼領劍南每幸驪山必以旌旗前引。欲辭巴徼啼鷓鴣合

遠下荆門去鷓鴣洙曰公自言欲辭蜀而入楚。趙曰此言船蓋船首畫鷓以驚水怪。師曰甫与武

趙曰隋文藝傳曰筆有餘分詞无竭源。洙曰公之入蜀推衣嚴公節制持節專制也。紆長者轍注顏延年林間時晏開迎回長者轍。趙曰欲枉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也。

有出契武為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今甫聞嚴再鎮蜀欲許巴微下荆門逐之云啼鴛者春時也鷓舟也已督舟新行

身老時危思會面且長會面安可知一生襟作懷抱向

誰開不己知

奉贈嚴八閣老中收長安拜京兆尹稱閣老時為給

事。師曰臺閣之長謂之閣老

扈聖登今日登扈黃閣史無此義禮記士禱與天子同公侯

大夫則異鄭云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是漢

舊制陳三公之制開黃閣聽事明公獨妙年始謂曹公曰明公既有萬馬妙

年少蛟龍得雲雨雄之姿而閑羽張飛熊虎之將猥割上地

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蘇曰漢祖入關鵬

鵬在秋天也鵬鵬在秋天得其時矣客禮容踈放師曰甫

雖屬官曹而嚴每以客禮優之官曹可接聯矣惟其以客禮待公而容其踈

放故雖為官曹而卑可接聯之新詩句句好蘇曰王獻之帖云早得新詩披

應任老夫傳趙曰欲廣傳嚴公之詩味句句皆好荒拙未敢酬答

贈翰林張四學士公詩故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也

翰林逼華蓋朱曰蔡邕傳擁華蓋而奉皇極逼言密迹帝座

經李之士下至上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

有名號乾封後封號北門李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

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

文書多壅滯乃選文李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李士院專掌內

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无定負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又置李士承旨唐之文宗與文

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李士獨无所屬焉。趙曰天文志華蓋所以蔽覆天帝之座也。唐止有翰林供奉明皇初始改為李士置院。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孫美張翰林也。故稱在禁中。

天上言非人間人。趙曰滄溟乃游泳寬縱之地。鯨力破之則如宗愨云願乘長風破万里浪之破矣。本中曰凡詩人於姓張者得曰張公子。如杜牧贈張祐亦曰誰人得似。張公子是今言天上以其在禁中如天上也。宮中漢客星。漢光武引嚴光入論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趙曰博物志載後漢人乘槎至天河之側飲牛者問嚴君平嚴曰客星犯斗牛。

賦詩拾翠殿。蘇曰曹子建侍宴拾翠殿上。命賦詩落筆即成一座驚服。佐酒望雲亭。朱曰賦詩佐酒言侍從宴賞也。趙曰拾翠殿在東內大福殿之東南望雲亭在西內景福臺之西以其應和文章且禮遇內亭。

紫誥乃兼縮黃麻似六經。以紫誥封誥黃麻謂寫誥詞於黃麻紙上似六經言訓辭深厚如六經。昱曰隴右記武都紫水有泥每頁封函書故誥誥有紫泥之美。趙曰凡拜免將相皆用白麻而馬鑑續事始貞觀十一年太宗詔用黃麻紙寫詔勅文。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朱曰翰林拜命日賜金荔枝帶。趙曰揚文無復隨高鳳。公談苑載自樞宰節度使賜二十五兩金帶。

鳳後漢逸民言張翰林已空餘泣聚螢。朱曰車胤家貧无灯在顯貴不復與鳳為偶。空餘泣聚螢。朱曰車胤家貧无灯照書讀。趙曰此皆公自謂也。舊注謂高鳳逸民也。言翰林之貴不復與鳳為偶殊无意義。豈可以人名對聚螢乎。田曰謂鳳之飛鳴必在於高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杜所引雖是而未解其深意。公蓋言我不能隨張翰之高飛而止。餘泣於聚螢亦車胤家貧囊盛螢火以照書也。師曰甫謂張飛騰已如高鳳无緣追隨之也。故云云。此生任春草垂老獨。

漂萍。朱曰春草言不實也。流落漂萍如萍之在水。蘇曰吳淑華之去矣皆感激之言。儻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朱曰山陽所居會竹林之會也。向秀經康山陽舊居作聞笛賦。趙曰頊指它日階閣之事。意謂山陽之會為可憶則今日悲歌宜在一聽也。○揚曰未意吳張无忘在舊遊故云云。

###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昭代將垂白。朱曰昭明也。昭代猶明時。途窮乃叫閭。朱曰不第乃獻賦。阮籍哭途窮思玄賦。斗帝閭。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朱曰公嘗有詩云自

途窮思玄賦。斗帝閭。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朱曰公嘗有詩云自

怪一日聲輝赫又云往年文彩動人主○修可曰此言獻三大禮賦也當天寶九載持公三十九歲雖窮真自負其才獻賦而上悅之

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試文章所謂集賢學士如堵

倚風遺鷓路鄭曰鷓鴣隨水到龍門

竟與蛟螭雜寧作空無

燕雀喧洙曰言不能自致霄漢故雜蛟螭也燕雀喻小人

青雲猶契闊陵厲不飛翻趙曰公以文采動人主矣意其遂騰

家聲庶已存洙曰見烜赫舊家聲

故山多藥物蘇曰張指故山幸多藥物足以度流年何必

勝旣憶桃源洙曰見欲問欲整還鄉旆長懷

禁掖垣洙曰劉禎贈徐公幹詩誰謂相去遠隔比西掖垣拘限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洙曰甫三

帝命宰相試文章故天老出題目而春官考之倚風遺鷓路隨水

到龍門言不登第也公既不第不免與蛟螭混而為燕雀所笑青

真猶契闊言卑棲而遠於天也儒術誠難起言為儒冠所誤也禁

之意故云欲

整還鄉旆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洙曰一云贈田

獻納司存雨露邊洙曰一作偏武后初置獻納使

地分清切任才賢洙曰劉公幹拘限清切禁

舍人退食收封事洙曰唐以舍人給事中

御筵洙曰函為甄函也曉



漏迨趨青瑣闥

洙曰青瑣門也范彦龍詩攝官青瑣闥遙望鳳凰池

晴窗點檢白

雲篇

夢符曰右按漢武帝秋風詞曰秋風起兮白雲飛淮南王安傳武帝每為報書及賜嘗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洙曰揚雄成帝時客有薦雄文有似

相如還上河東賦此子美自比雄也故有唯待吹噓之句也○趙曰漢成帝追觀先代遺跡思欲齊其德號上自西岳還雄上河東賦以為勸戒今公自比於雄欲有諷諫正賴田君為獻納使而有以吹噓之也

奉寄高常侍

洙曰一云寄高

汶上相逢年頗多

洙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濟南魯北蜀亦有汶川出西山亦有汶

川縣○修可曰魯之汶今在鄆州以閔子騫有吾必在汶上之語非蜀之汶川矣

飛騰無那故人何

鄭曰那乃箇切○洙曰故人侍御也飛騰言自致於漢霄○趙曰高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高公至為散騎常侍則其飛騰明矣

揔戎楚蜀應全未

洙曰為帥也○趙曰揔戎大將之事適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以李輔國之

毀出為彭蜀二州刺史蓋言雖揔戎於楚與蜀而猶未焉○尹曰商代崔光遠節度西川又守彭州故云揔戎楚蜀應全未者言

批非十九

小

年未及

方駕

洙曰一曹劉不啻過

洙曰方齊也言文才過於曹不劉植也家語何翅惠

哉猶過多也○修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適文麗藻方駕曹王注謂曹植王粲此言曹劉乃曹植劉

植非

今日朝廷須汲黯

洙曰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黯

朝廷須如汲黯者

中原將帥憶廉頗

洙曰馮唐傳文帝轡過郎署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高法數為我言趙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上曰何也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廼拊髀曰嗟乎吾獨得廉

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趙曰

常侍在成都起發赴召故云云

寄高三十五詹事

鮑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李輔國惡其才除太子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

洙曰蕭索也子貢離群索居

時來如

洙曰一作知

宦達歲晚莫情踈

魯曰言無隨世態

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

魚相看過半百

鄭曰過古禾切不寄一行書

洙曰蘇武繫書鴈足古詩呼童烹鯉

魚中有尺素書古人言音信多以此二物或謂之鱗羽。趙曰劉詢故人各在異方不能寄一行書通關中消息。

奉寄章十侍御

後將赴朝廷一云寄梓州刺史東川留

淮海惟揚一俊人

洙曰禹貢淮海惟揚州注北據淮南距海。趙曰章侍御必揚州人故用淮海也。

未曰章尋

金章紫綬照青春

洙曰百官公卿表侯金印紫綬師古曰漢儀云銀印皆龜

楊州人。劔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前漢書曰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孝祥曰青春言年少也。

指麾能事回

天地

洙曰唐玄素有回天之力言其能回人主之意也。趙曰指麾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所以重大言之陸士衡有

云回天倒日之力。歐曰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云。

訓練強兵動鬼神

洙曰公孫瓚

與其子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于地中。趙曰言威力所致然。

湘西不得歸關

羽

洙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羽為襄陽太守湯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走益州拜羽董荊州事

後孫權斬於臨沮

河內猶宜借寇恂

洙曰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取河內拜恂為太守行大將軍後

穎州盜賊群起帝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穎川盜賊

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旬長社鎮撫吏人納餘降也。黃曰甫用意美章善守東川恐如關羽

寇恂不得去也

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

洙曰一作老垂綸

趙曰公自言其身而其義甚明。晁曰此句甫自言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

洙曰見上樓

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

洙曰

魏畧曰殿中侍御史筆白筆側階而直上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不依法

故泊洞庭船

詩憶傷心處

洙曰楚詞曰極

春深把臂前

洙曰廣絕交論

金蘭之友。趙曰言在郇瑕相別之時

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趙曰前

以濯船為黃頭郎顏師古注曰濯船能授濯行船也士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今寇君既按百越則

所在處常艤舟以待故其帽偏也。師曰郇瑕晉地子美與寇別於晉地迨今凡四十年頭簪御史筆來客荆衡間故云泊洞庭船

此子美自述也公為拾遺故簪白筆黃帽  
乃竹籜為冠按百越言寇按蔡楚越之郡

###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洙曰汨沒不振之貌○未曰甫嘗云儒夫子獨

聲名獻納開東觀洙曰謝玄暉獻納雲臺表後漢元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

充其君王問長卿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皂鵬寒始急師曰皂鵬

補闕補闕諫官也天馬老能行洙曰所謂窮而益堅老而益壯○修可曰大宛馬名以其先乃天馬之種

也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洙曰言自可致於青霄之上無以老自怠

### 寄左省杜拾遺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竊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師曰岑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甫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

君隨丞相後洙曰補闕官有左右左右屬門下

我往洙曰一作住日華東蘇曰郭恕家住日華門東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趙曰拾遺在百官志

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驂駟開道路鷹隼出風塵

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 寄揚五桂州

從之

鮑曰名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即廣州段功曹也揚五長史蓋自桂徙廣段子

五嶺皆炎熱洙曰五嶺見野望詩注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

洙曰五嶺有海嶺以梅得名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

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洙曰晉孫楚字子荆嘗參石苞驃騎軍事

###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

俗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

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

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任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

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門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

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

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

文翁之化也洙曰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文帝時蔡積功至

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

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常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

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羗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詎而同

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

得封侯也趙曰豔頰路經灑灑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堆在巫峽

之口滄浪則楚漁父所謂滄浪之水也公將南下故言灑灑灑灑

灑灑以明其所往之處入滄浪之天乃我之扁然之釣舟也戎馬

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洙曰荆州有仲宣樓魏志王粲字仲宣年十七司徒

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遂登江

陵城樓作賦云趙曰方當戎馬之亂相逢果何日乎仲宣樓雖

### 奉寄別馬巴州

洙曰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勳業終洙曰一作真歸馬伏波洙曰謂馬巴州也馬援封伏波將

功曹非復漢蕭何洙曰功曹公自

何能卧床上在兒女手邪

為沛王吏掾乃高祖為沛公向嘗為丞督事高祖為漢王遂以何

為丞相修可曰劉貢父作詩話稱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

兒要當死邊以馬革裹尸

起於王粲字仲宣自長安來依劉表登荆州之樓而有

登樓賦故云仲宣樓舊注遂謂荆州有仲宣樓非也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曹參嘗為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為王吏子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

雲水上多趙曰公欲為荆楚之行尚留東川故繫纜久而空望南國也此詩蓋公雖除京兆功曹乃有南往之興而不赴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

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洙曰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為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母痛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驪駒逸詩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潁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有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公言知馬巴州不似我欲遊江湖其興在於朝觀見君驪駒白王珂則早朝騎馬之事古詩驪駒在門珂者馬口中鳴珂也以白王為之

寄岑嘉州洙曰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洙曰古詩中願有尺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洙曰江淹詩願一見顏色豈意出守江城居洙曰顏延

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踈謝眺每年一麾乃出守

篇堪諷誦洙曰謝眺字玄暉蘇曰羊蓋曰謝公篇什俱無塵俗氣韻自可誦誦足有開發也趙曰懷憶其詩也

馮唐已老聽吹噓洙曰見白首頭為郎詩注趙曰公自以馮唐為比而聽有吹噓之者泊

船秋夜經春草趙曰公初至雲安是去年秋時故云泊船秋夜今又見春矣故云經春色伏枕

青楓限玉除洙曰見贈李八秘書詩注趙曰公卧病於此也青楓乃言楚地限王除則公猶念還闕見君也

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老被樊籠役洙曰一二云老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

詩能憶吾曹洙曰五口一作君師曰詩云樂尔妻孥甫曉年不得志耻為妻孥所笑貧嗟出入勞言無車馬也久客在他鄉異縣其情况可知也詩向會人東郭滄江洙曰浪一作合而南下土人謂之合水西山白雪高洙曰西山近接維松

上有積雪  
經夏不消  
文章差底病  
趙曰差病校也蓋公尚投異縣以干戈雖有文章可差得病乎文章不足  
謂一字不堪羨之類  
回首興滔滔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  
高適

百年已過半  
秋至轉飢寒  
蘇曰黃旦秋至人比皆實其倉箱吾見飢寒相逼  
為問

彭州牧何時救  
急難  
師曰此一絕詩兄弟急難故云

奉寄李十五秘書二首  
文蔚

避暑臺安縣秋風早下來  
蘇曰阮瑀曰乘此秋風掛帆乘此下江南尊鱸可喜  
暫

留魚復浦  
朱曰巴東漢魚復縣宋曰襄州奉節縣本漢魚復縣  
同過楚王臺  
朱曰

猿鳥千崖窅  
秦曰謂夔峽之地多崖嶂而少平地也  
江湖萬

里開竹枝歌未好  
畫舸且遲迴  
朱曰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趙曰速

其出峽矣竹枝歌惟夔峽人歌之為未好則離出夔峽聽好音也

行李千金贈  
趙曰美其行贖之多○余曰左傳云行李之往來杜預注云行李使人也今人以裝為行李非

也衣冠八尺身  
飛騰知有策  
意度不無神  
班秩兼通

貴  
趙曰唐制秘書郎從六品上所以謂之通貴  
公侯出異人  
趙曰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

玄成負文彩  
世業豈沉淪  
朱曰漢韋賢其先子孫必復其始李

以經術名家○趙曰韋玄成少好文修父業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路逢襄陽少府入城戲呈楊負外  
彥輔曰甫赴華州曰

許寄負外茯苓

寄語楊負外  
山寒少茯苓  
師曰史記龜策傳云茯苓在兔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

天清無風以夜明  
兔絲去之即篝燭  
此地火滅  
歸來稍暄暖

記其處明日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  
歸來稍暄暖  
朱曰一  
翻動  
朱曰一

神仙窟  
朱曰茯苓松枝所化斲之乃得世言華山多茯苓神仙所居之地  
封題鳥獸形

唐曰茯苓以鳥獸形者為上

### 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 奉贈王中允維

鮑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為賊所得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地維間其悲作詩悼

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

###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

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先與徐

陵並為梁抄撰李士後仕周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信雖位望通顯嘗有鄉關之思○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使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兵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以言王維初以祿山之脅授偽命肅宗憐維釋其死

### 不比得陳琳

洙曰琳避亂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下廷中允

附反譏曹公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陳琳為袁紹作檄謗曹公及曹公得之愛之而不之咎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黎園樂工皆泣維賦詩痛悼則異乎陳琳矣

### 一病緣明主

師曰甫自言得肺疾只緣思君也

### 三年獨此心

師曰言在寇庭未嘗少忘於君身雖困辱而此心無變

### 誦白頭吟

洙曰虞卿窮愁著書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故○蘇曰張跋欲娶妾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

寺十九

十四

跋慙悚而止此婦人女子善警戒者也

### 贈韋七贊善

###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

洙曰未央殿基在長安杜陵韋曲地

名也○蘇曰袁粲字景倩幼孤祖哀之曰愍孫少好孝有清才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古雍曲引云杜陵茂樹韋曲繁榮花昭未央之宮前當昆明之池左風物富秀

### 爾家最近魁三象

洙曰公自

注云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

### 時論同歸

洙曰一作尺五天

### 北走關山

洙曰一作開雨雪

### 遊花柳塞雲煙

鄭曰塞悉則切○洞庭春色悲公子蝦

### 菜忘歸范蠡船

洙曰句踐既滅吳范蠡乘扁舟泛五湖○蘇曰郭林宗蝦菜菘米足以度歲使人忘歸○

趙曰言韋戀南地之蝦菜而忘歸如范蠡之遊五湖也

###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

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要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  
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趙曰孤負字出李陵書陵雖孤因漢亦負德今世多用辜負字乃俗子相承耳  
身過花間露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淫  
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寄高三十五書記適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洙曰按新唐書書通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好事者輒傳主將收才子崆峒足

凱歌洙曰前篇有述高適詩云崆峒小爽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為用窮荒為趙曰主將哥舒翰也翰為河西節

度使以適為掌書記崆峒隴右山名足凱歌以言必勝也聞君已朱紱蘇曰潘岳近聞朱紱猶慰老夫且

得慰蹉跎師曰主將指哥舒收才子言收選高適文才之士於幕府為掌書記崆峒山在西哥舒為安西都護凱歌

皆適為之辭朱紱言增爵秩也所以慰用渴別之情矣

寄高適新添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  
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鄭曰降胡江切○洙曰欵納欵也○

趙曰乃哥舒翰獻捷之事何以明之崆峒隴右之山名也翰於天寶八載為隴右節度使與吐蕃戰于石堡城敗之拔其城更號神

武軍上青霄言入朝見天子宛馬撻肥洙曰一作飛春苜蓿洙曰

六切下息六切○洙曰大宛國漢時通人嗜蒲萄酒馬嗜苜蓿後貳師至宛取善馬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趙曰此言得吐蕃之

馬矣大宛最出良而吐蕃一帶將軍只數漢洙曰一作霍嫖姚洙曰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注嫖姚皆勁疾之貌今讀音飄飄者非

○趙曰指出哥舒也漢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姚在漢書音作去聲而



公作平聲沈存中筆談常論之矣以為無害於義○鄭曰漢霍去  
病為嫖姚將軍音義嫖姚頗妙切姚羊召切皆勁疾貌今杜音飄遙  
○余曰邵氏聞見錄子美詩霍嫖姚對春首皆嫖姚字如律當讀  
平聲退之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又云子美以鄭季對  
文章春首皆對霍嫖姚或  
**陳留阮瑀誰爭長**始文帝為五  
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官將及平原侯植好文季繁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  
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璩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相友  
善曹洪欲使瑀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辟為軍謀祭酒○趙  
曰以北田九也以其為判官故北之阮瑀見上好在阮元瑜注  
**兆田郎早見招**殊曰田鳳為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鳳題  
柱曰堂堂平京兆田郎鳳字秀宗○趙曰又  
九也  
**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謂軍之在  
麾下也漁樵杜公自謂也○蘇曰阮瑀語叔曰今涉仕路者如躍  
駿馬於薄水何苦戀戀獨無意向漁樵乎○趙曰此言王將麾下  
賴田君之才與諸後並入可獨能無意而甘心於漁樵乎○師曰  
哥舒為安西都護辟田梁立為判官上青霄言爵之高也河隴降  
王言吐柔由部曲來降者舉地納款首皆可以飼馬霍去病為嫖姚  
將軍以北可哥舒阮瑀為曹洪書記故以北田漁樵用自謂有意田  
薦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胡騎遠**

趙曰鄉關以胡騎之阻故去之遠也

**宇宙蜀城偏**

殊曰蜀城因隨龜行而築

故勢斜紆不正○趙曰公言寓居宇宙內在蜀城之偏僻

**忽得炎州信**

殊曰廣州南故謂之炎州

**遙從**

**月峽傳**

殊曰夷安有明月月峽○趙曰荆州記巴蜀有明月月峽

**雲深驃騎**

**幕**

殊曰霍去病元符二年為驃騎將軍○趙曰張公居幕中

**夜隔孝廉船**

殊曰劉放為丹陽尹張憑詣恢

恢留宿明日乃還船頃吏恢出傳教求張孝廉船召同載時人榮之

**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郎十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

趙曰出佛書問世尊曰世尊安穩否

**從來不奉一行書**

**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踈**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

殊曰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世為葉縣令有神術即舌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

百里○鄭曰葉失涉  
周南太史公洙曰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室之封而太史公

留滯周南不得從事發憤且卒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顏延年周南悲昔老留滯

感遺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馬秋怕

苦籠看君用高義耻與萬人同

###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洙曰言西南寒暑有異中土冬來只薄寒江雲何處靜

洙曰一作盡蜀雨幾時乾洙曰楚詞泥汗行李湏相問洙曰襄八年傳知武

子使行人之子真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行人也應謙詩簡才備行李窮愁豈有

寬洙曰一作自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

### 寄印州崔錄事

印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洙曰坊名在成都久待無消息終

朝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洙曰謝玄暉詩中流辨江樹怯見野亭荒洙曰

謝惠連詩飲餞野亭館浩蕩風煙外誰知酒熟香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

### 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洙曰李廣傳注云衛青伐匈奴絕大漠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也

楊僕將樓船洙曰漢征南越以楊僕為樓船將軍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

邊趙曰漢遣使者必持節廣州大庾嶺多梅花故言梅花外州近海故云海水邊銅梁書遠及洙曰

銅梁玉壘皆成都地名○趙曰銅梁蜀地名言楊公自廣州有書來成都珠浦使將旋洙曰廣州合浦出珠使將還言

### 逢唐典劉主簿弟

分段功曹將還廣州也○師曰唐在蜀報楊以書附段功曹還故云云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分手開元末洙曰開元二十九年改為天寶十載祿山反連年絕尺書洙曰古詩中有

尺素素 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洙曰戎馬之際方奔 劍

外官人冷 洙曰蜀 關中驛騎踈輕舟下吳會 洙曰都

謂當全吳 都會之地 主簿意何如 趙曰公欲往兩浙而

###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 趙曰更信夜聽 西江浸日車 趙曰淮南子

六龍義 和為馭 客愁連蟋蟀 洙曰詩蟋 亭古帶蒹葭 洙曰詩

蒼蒼不反青絲鞵 洙曰見青絲絡頭為君老注 虛燒夜燭

花老翁須地主細酌流霞 洙曰見流霞分片片注

天上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

###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 洙曰謝玄暉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群 洙曰中說 忍待江山麗 趙曰言

春景 還披鮑謝文 洙曰鮑昭 高樓憶踈豁秋興坐氤

盪

白水青山空復春 趙曰言徵君本在白水青山之 徵君晚

### 寄常徵君

節旁風塵 洙曰徵君以其曾為朝廷禮聘而不起故謂之徵

趙曰言其晚節 楚妃堂上色殊眾海鶴堦前鳴向人

洙曰海鶴非堦堦之物而今鳴向人者言徵君晚節也

萬事糾紛猶絕粒 洙曰賈誼賦

官羈絆實藏身 趙曰言徵君也蓋愁疾病若無不有矣猶

更有絕糧粒之患則其困可知一官羈絆

則以成勞風塵之語舊注云公自言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  
則公已不為官不可謂之羈絆也  
雲安毒熱新

贈高式顏

昔別是何處一作是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

共艱虞洙曰莊子云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洙曰見

家壚注曰趙曰指高式顏為論文友自失高公則空知酒壚使相如事平

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趙曰言一見高公則平生飛揚轉

飛如物之動沈佺期李於侍郎祭文思含飛動師曰甫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亦高李之類不能無聳動故有末句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難衮衮師曰言際會

告別莫怱怱趙曰衮衮相繼之意如不盡長江衮衮也字出晉書張華讀史衮衮可聽公言相逢既難得相

繼故不可怱怱為別也魯魯但恐天河落洙曰鮑明遠夜移

日張芳云怱怱不暇草書寧辭酒盞空洙曰孔融樽中酒不空趙

意祿山之亂恐朝廷傾陷也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贈畢四

曜玉臺後集載曜詩二首

才大今詩伯洙曰晉有八伯疑八雋伯如侯伯之稱也家貧苦

官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洙曰謝靈運誰謂古

今殊異代可同調師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洙曰江

曰同調言才調之同相顧免無兒洙曰伯道無兒免無兒者言各有子也趙

遠各有子以傳世業即非伯道無兒事

寄賀蘭一錡鄭曰息

朝野歡娛後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乾坤震蕩中相隨

萬里日惚作白頭翁洙曰曹不書已成老翁但白頭耳歲晚仍分袂江

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洙曰占詩與君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寄杜位魯曰頃者與位同在茲巖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洙曰淮南子曰猿顛覆定而失木又晉書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何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洒衰新詩

寄杜位洙曰位京中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洙曰秦讓逐客李斯在逐客中上書秦王留斯為客卿趙曰謂之皆萬里則所逐非止杜耳悲君已是

十年流洙曰流竄也干戈况復塵洙曰一作隨隨眼鬢髮還應

杜詩十九

雪洙曰一作白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洙曰玉壘蜀之坊名也趙曰玉壘在青城縣也此詩公在青城縣因書寄之曲江在唐其游最盛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洙曰為園以養親也承顏抵手足洙曰

禹手足胼胝趙曰勤勞於小園以養親也孟子所謂竭力耕田以供子職之意坐客強盤飧洙曰左氏

置壁負米力葵外洙曰子路負米也趙讀書秋樹根洙曰

鄰慙近舍訓子覺先門洙曰一作誼門先門為孟母訓子擇隣也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洙曰潘安仁詩譬如野田蓬翰流隨風飄未就丹砂愧葛

洪洙曰見為農詩注趙曰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

揚跋扈為誰雄洙曰跋扈強梁也質帝以梁與橫當朝羣臣目其曰此跋扈公趙曰北史齊高祖謂

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跋扈飛揚之心。師曰用昔與李白有就丹砂之志今相顧飄蓬故於葛洪有所愧也飛揚跋扈指祿山必為亂也

聞惠子過東溪新添蘇曰右一篇劉斯立得於管城人家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

崖蜜松花熟洙曰崖一作品熟一作古。定功曰本草蜜一宣州有黃連蜜色味黃小苦維洛間有梨花蜜如凝脂亳州太清宮有檜花蜜色小赤並以蜂採其花作之而性之溫良亦相近崖蜜松花熟亦有蜂採松花而成蜜也山杯本中曰一作村醪竹葉春修可曰吳地志曰吳興烏程酒有名

門了生事黃洙曰一作園綺未稱臣

贈裴南部新添

塵蒲萊蕪甌堂橫單父琴蘇曰范丹字史雲為萊蕪令清貧人歌曰釜中生魚范萊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本

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群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

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懷舊

古詩三首

律詩九首

昔遊

昔者與高李洙曰高適李白晚登單父臺洙曰安子賤嘗為單父宰。鮑曰按唐志

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琪曰言其地廣遠也師曰甫昔與高適

桑柘葉

如雨飛藿共徘徊師曰桑柘所養蚕葉潤澤如雨藿乃葵藿人食嘉蔬以藿為賤藿生子隨風飛

單父屬蜀

李白同登是臺眺望山東之地沃野萬里遂叙其地豐富如此自祿山反於山東風俗彫弊傷今不如昔也

如雨飛藿共徘徊師曰桑柘所養蚕葉潤澤如雨藿乃葵藿人食嘉蔬以藿為賤藿生子隨風飛

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竹青宜城九醞酒故張景陽七命云荆南烏程豫北竹。葉田曰陳陰靈竹詩葉醞宜城酒

蓋言蔬菜歌 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

達寰區洙曰一開開洙曰此言開元之際也時天下富庶民俗猛

士思滅胡洙曰時任蕃將帥望三台將帥望三台洙曰時邊帥有帶平章

不得而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洙曰

山擊契丹無寧歲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洙曰

射起黃埃蘇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曰肉食者鄙不能遠謀肉食三十萬獵

無一夫委身為朝廷者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頽洙曰肅宗度不

及少年日蘇曰王導詩思酒無復故人盃賦詩獨流涕

亂世想賢才有能洙曰一市駿骨莫恨少龍媒洙曰古

骨而得駿馬者以馴導士蜀商山議得失洙曰四節也議得

主脫嫌疑洙曰蜀主劉備呂尚封國邑洙曰封於傳說

已鹽梅洙曰作相也師曰凡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

回師曰陶潛歸去來辭云鳥龐公任本性携子卧蒼苔洙曰

龐德公也與妻子隱於鹿門山子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上之數公皆能乘時以有為者也庸自悲不得其時則莫若

劬龐公之繫已尔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洙曰慶時坐汙賊貶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洙曰天台台山名三江一云江海師曰天

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洙曰沈休文夢中不識

暗使韓非子事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知路昔如水上

鷗趙曰何遜詩曰可憐今如置中兔洙曰詩蕭蕭兔置蘇曰

免兔遂能跳鷗恐未免死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洙曰周休蘇辛

鬼獨一脚洙曰一足曰夔題也。○夢苻曰蝮蛇長如樹

洙曰招魂蝮蛇呼號素曰雄虺九首呼號素曰招魂蝮蛇呼號

多為才名悞洙曰傳文十八年舜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

夫子稭阮流更被時俗惡洙曰稭阮康

海隅微小吏趙

黃帽映青袍洙曰潘安仁具賦

眼暗髮垂素洙曰潘安仁具賦

非供折腰具洙曰見淒涼為折腰注陶潛為能折腰於

平生一杯酒洙曰沈休文平生少年日分手易見我故人遇

相望無所成謝眺詩山川不可夢况乃故人杯相望無所成

互洙曰言天地雖大胡互洙曰言天地雖大胡

宿青溪驛奉懷張負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鄭曰漾日入泊荒渚蘇曰荒作枉曲渚也

在何許洙曰言未有石根青楓林遠鳥猶

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月明遊子靜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

佳期付荆楚趙曰浩蕩流放之貌楚辭志浩蕩而湯懷非止

題鄭十八著作丈

台州地闊海冥冥洙曰閩雲水長和島嶼青洙曰台

題鄭十八著作丈

台州地闊海冥冥洙曰閩雲水長和島嶼青洙曰台

題鄭十八著作丈



所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洙曰以夷貶故

隋流也秦李斯在逐客中上書云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

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秋亭洙曰第五橋皇陂皆長安郭外遊別

之賈生對鵬傷王傳洙曰見地頭愁飛鵬注蘇武看羊

陷賊庭洙曰見帳節漢臣回注可念此公懷直道

也需新國用輕刑洙曰懷一作常周禮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刑祢衡實

恐遭江夏洙曰見送郭中丞詩也幾死而貶則夷常以死為

慮方朔虛傳是歲星洙曰復侯孝若東方朔留黃云神變造矣窮巷悄然洙曰一朝車馬

趙曰神仙傳曰傳說上據辰尾為宿窮巷悄然洙曰一朝車馬

絕案頭乾死讀書螢洙曰車胤聚螢讀書窮巷悄然洙曰一朝車馬

書螢想乾死凡在案頭

懷舊趙曰懷蘇原明也公平生所最善今已死而追悼之故曰懷舊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洙曰司業即原明也那因喪

亂後洙曰喪一作衰便有死生分洙曰有老罷知明

鏡悲來望白雲趙曰仰視浮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

文洙曰蘇前名預緣與今上同名後改為原明趙曰王充論

衡有云文詞之伯師曰時原明已死故云地下知明鏡言

所思趙曰古樂府云有所思故公倚以為題度以祿山之汚貶台州司戶

鄭老身仍竄趙曰言雖免死台州信洙曰始所傳洙曰

度也以汙貶台州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邊世已踈

儒素蘇曰梁珣世方用兵戈與儒素相踈人猶乞酒錢

洙曰公嘗贈度詩云賴徒勞望牛斗無計斲龍泉洙曰

斗之間有紫氣事龍泉劍名也斷之為言掘也蓋以劍北公之在  
台州如劍之埋於土中雖遠望其衝斗牛之氣而尤由掘頭之故  
也○師曰台州屬吳吳應牛斗之域昔雷煥掘劍於豐城獄上常  
有紫氣夜衝牛斗斷謂掘取之也前度有衝斗氣朝廷不川故云  
无計屬  
龍泉

不見魯曰近无李白消息

不見李生久伴狂真可哀趙曰其子被髮伴狂唐史載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世

人皆欲殺趙曰白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此衆人欲殺之證也吾意獨憐才敏捷詩

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鄭曰匡山也頭白好歸來

洙曰新史載白始隱岷山後客任城居祖俠山而並不載匡山也○修可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小大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溪鄉後發為僧坊号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所謂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匡廬也○秦曰白以永璘王反事坐謫放

春日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洙曰一作幾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洙曰蕭揚

州薦士妻曰賦清新陸雲別傳雲亦善為文清新不及機○趙曰庾信也在周為開府○鄭曰庾信字子山為車騎將軍開府俊

逸鮑參軍洙曰鮑昭字明遠為宋臨海王參軍○蘇曰鍾榮渭曰鮑參軍詩如野鶻蒼雲良馬走堤俊逸奔放渭

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朱曰事見昔游詩江淹詩曰日暮春碧雲合○蘇曰王濟曰雲日暮不

成霖林雨空返故山此詩微風讀若當識意何時一樽酒重與

細論文洙曰沈休文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趙曰論文而至於細始及其妙矣非李杜莫造也亦子孟浩然何時一

杯酒重與李膺傾○十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晝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洙曰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民有加樹韓宣子文言之武子曰宿敢不剗殖此樹以无忘角弓祖褐風霜入鄭曰祖臣庾切下胡葛切

古曰祖者謂僮僕所着布長襦也。還丹日月遲洙曰道經言還丹能使人長生不死。趙曰以言白

有仙風道骨其所燒還丹可以遲延日月賀知章号白謫仙人在李白使之為當体。師曰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

還丹九轉丹也九徧循環然後成就服之可使延年故云日月遲。未因乘興去洙曰王子猷乘興訪戴安

道空有鹿門期洙曰漢陰有鹿門山龐德公所隱地。趙曰公自言无因乘興如王子猷訪戴而去徒与

白有效龐德公隱鹿門山之期約也

天末懷李白趙曰自於至德二載坐永主璘而謫夜郎故公在秦州懷之而作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洙曰月賦雲歛天末。鴻鴈幾時到江

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鄭曰上抽知下明。應共冤魂語投詩

之矣壁言小人害君子之意。師曰自古文章之士命運多蹇滯臆言貶所窮僻

贈汨羅琪曰指屈原也。馬曰若原不遇投汨羅江死故甫有是句。鄭曰汨迷筆切

暫如臨邑至嵒山鄭曰嵒當作厓資昔切縣在臨邑今云如臨邑至嵒山故知當

唐作湖亭奉懷李負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洙曰黿則風起。魚

跳日映山鄭曰跳徒聊切躍也。洙曰日暖魚跳戲。趙曰黿則有風而浪起之時魚以日暖而跳當日映山之

時皆紀李雁背在青關故。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趙曰詞伯指李負外矣

有回望之句游漢中与相如使飲沙州甚歡去曰唯愁斜陽促還。趙曰此言景物之可愁矣故當速駕而返也。師曰詞伯詞人之長也指李

負外青關地名李之所居生雲霧謂天將雨故督車馬速歸也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洙曰崔吏部倚。謫官洙曰一樽俎洙曰一定

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洙曰禹貢九江孔昉地理志九江在

則江以南水无大小俗呼為江應劭謂江自潯陽合為九道尋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加麻江五

曰畝江六曰白原江七曰一柱觀頭眠幾回洙曰荊州路畔有一柱觀在山

上士人呼為木履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劉之詩詩經過一村觀出入三休臺可憐懷抱向人盡欲

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洙曰瞿唐峽名灩澦石名也在水中荊州記云灩澦如馬頭在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唐莫上蓋人以爲水則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九



十九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二十二